



1	4
1555	
8	



韻石齋筆談



四
六
十

門 14
號 1555
卷 8

韻石齋筆談序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韻石齋筆談序

人之所以衛身者道而已道之爲物清寧平夷不尤
不競故達人必於近道者寄吾意焉則氣不煩而慮
澄視不壅而志曠然後可以居高明而康強也今之
塗亦棘矣犇車蕩舟塵驚濤駭持顛不暇而晏如姜
公獨能怡情於游息之具風雅之林斯其度越儔俗
爲深遠也蓋公少而種學長益博綜竹書蝌蚪多所
研究鍾王顧陸蘇米倪黃之流日與拱揖進退於几
席之上故胸無俗趣口無鄙言雖當雄艷之劇而若

韻石齋筆談序

一 知不足齋正本

忘乎人間神解玄契之若斯也昔歲作噩舉國狂酣
走權倖如鴛公獨先幾解組棄鳩署歸寂寥希夷以
全其天彌復肆力於考鑿宅東有園林木蒼蔚溪流
潺湲虛亭一楹幽翳不見日時與余把臂入焉撫殘
楮掇斷練推論得失搜討同異別白真贗有倫有脊
意之所極夢亦同趣幾於昌歎之嗜然而公知道者
也翫物而不溺於物娛意而不滯於意於其所著韻
石齋筆談見之舉其中數端如黃石以定鼎隕軀文
泉以玉盃繫獄項氏以多藏被掠程生以善墨見傾

乃至秦璽無救於陸沈唐錢悉燬于鑄局宋帖仍歸
於煨燼凡以見多賄之焚身而金玉之非寶也盛衰
之靡常而聚散之有數也物之尤者應如烟雲過眼
斯言亮不欺我至於辨覈精詳通涉淹雅特其餘事
非公澄懷觀道之幽旨耳時余寄席於公之鶴臯別
業接公手札以所著見示且索序言因述其大較如
此屠維赤奮若律中夷則望後二日同里社小弟蔣
清書

前石齋筆談目錄

卷上

天成太極圖

秘閣藏書

永樂大典

名賢著述

朝鮮人好書

文王鼎

竹葉爐雷紋觚

周舉鼎攷

周乳鍾

金罍

古玉奩

宣和玉盃記

翡翠硯

定審鼎記

中州玉璽

秦漢印

國朝印章

節陵庫銅缸

鼎

石壁題名

南山小隱

靈巖子石記

瑞雲峯

卷下

延陵十字碑

聖教序 附述聖記

瘞鶴銘

昇元帖

紹興米帖

河庄淳化帖

陳少陽綸誥

斗書藏經

徽宗高士圖

危樓日暮

宣和宸翰

山谷書法華經辨

憲聖皇后翰藻

楊妹子

米海岳書

郭河陽御屏粉本

界畫樓閣述

附髮辨

天池石壁圖

黃子久畫

子昂子固畫品

王叔明

倪雲林

梅道人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書家餘派

項墨林收藏

火浣布

開元錢

晚季音樂

白兔

沙雞

文臣玉帶

絲燈記畧

宋硯

墨攷

墨攷緒言

韻石齋筆談目錄終

韻石齋筆談卷上

天成太極圖

延陵 姜紹書 二酉 著

余祖養訥公乃石雲孫先生館甥曾隨石雲過甌古之肆見一圓石瑩潤精彩搖之則中空而有聲孫君疑以為璞玉以數鑿易之命玉工剖開乃天成太極圖也黑白分明陰陽互位邊紫紅線絢若明霞天地靈竒蘊于此石濂溪圖之于先石雲剖之于後較河圖洛書更為明顯因知世有此理即有此象朱子謂

太極無形是未覩此神物耳

是圖石雲傳于乃子龍池龍池弗克象賢僅得百
金售于楊文襄公之孫鶴慶君以襲廕請旨饋于
分宜嚴相嚴氏籍沒已入內府

秘閣藏書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版
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齧而未損但文
淵閣制既庫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
閣輔臣無暇畱心及此而翰苑諸君世所稱讀中秘

書者曾未得窺東觀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
良可歎也

楊文貞士奇有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此乃永樂至
宣德間所裒後漸散逸不能如舊數矣

永樂大典

成祖敕儒臣纂脩永樂大典一部係胡廣王洪等編
輯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
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因卷帙
浩繁未遑刻板止寫原本至宏治間藏之金匱嘉靖

卅六年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那救書幸未焚敕閣臣
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贍寫者
一百八名每人日鈔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
慶元年始克告竣

名賢著述

昭代藏書之家亦時聚時散不能悉攷就其著述之
富者可以類推時則有若宋文憲濂劉誠意基楊文
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恪鏊吳文定寬史明古鑑
陸文裕深程篁敏政邱文莊濬邵文莊寶楊文襄

一清林見素俊王文成守仁楊升菴慎李空同夢陽
顧東橋璘文衡山徵明楊南峰循吉鄭澹泉曉雷司
空禮王鳳洲世貞王麟洲世懋唐荆川順之先少保
鳳阿諱寶薛方山應旂李滄溟攀龍馮北海琦黃葵陽
洪憲胡元瑞應麟何元朗良俊茅鹿門坤焦澹園竑
顧隣初起元袁中郎宏道王損菴宵堂屠赤水隆湯
若士顯祖李溫陵贄董文敏其昌何士抑三畏陳眉
公繼儒馮元成時可李本寧維禎馮具區夢禎黃貞
父汝亨朱平涵國禎李君實日華謝在杭肇淞鍾伯

敬惺陳明卿仁錫文湛持震孟俞容自彥張天如溥
以上諸公皆當世名儒翱翔藝苑含英咀華尚論千
古其所收典籍縱未必有張茂先之三十乘金樓子
之八萬卷然學海詞源博綜有自亦可見其插架之
多矣

朝鮮人好書

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
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
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

也余曾見朝鮮所刻皇華集乃中朝敕封使臣與彼
國文臣唱和之什鏤板精整且蠶紙瑩潔如玉海邦
緗帙洵足稱奇

文王鼎

附彝鑪

雷紋觚

修吾李公節鎮淮陰博綜奇玩遣中翰黃黃石羅致
名品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于梁溪嵇少峯家會挂
彈章于是寶鼎之名聞天下迨修吾物故乃即視爲
長物此鼎仍歸黃石黃又別購彝鑪花觚蔚爲三絕
雄視飛鳧韓太史芹城見而愛之徘徊歎賞幾同米

顛禮石南都時黃石流寓曲阿賀日獻為居停主笈
中所攜咸寄賀室日獻于黃石固有乳水之契然雅
玩非其所好也黃石由懋遷起家雖仕至璽卿而會
計之精徽賈推為領袖日獻素擁厚資牙籌營運惟
日孳孳兩意相孚賀出千金授黃將列肆于金閭而
逐什一也不意黃石屆蘇而歿賀往弔唁兼理前貲
伊妾陳姬匿之償以古玩于是藝鼎花觚悉為賀有
乙酉夏日余避暑于先宗伯義庄與日獻家密邇恒
過晤言因出三器示余鼎方而淺四面飛戟足鏤雌

文觚則雷紋細花翠色欲滴為周器無疑彝則上下
花紋兩瓣乃漢器也芹城注念此鼎多方求購賀意
將允韓適北轅因而中止韓太史遇王憲副仲和于
燕邸贊述此鼎詫為希覩仲和心儀之憲副乃覺斯
先生弟與余畱都有傾蓋之雅戊子嘉平月赴任金
衢停驂過晤兼詢鼎藏何所余酬帖于郵亭出觀王
摩詰山水一幅李希古萬松金闕圖漢玉雙鳩乃嚴分宜
物沒入內府青綠商彝其餘秦漢珮環暨猫睛祖母綠俱
璀璨琳瑯如入縣圃有歛人王君正求見備陳賀氏

之鼎願効居間斯時歲聿云暮風雨載途賀既抱病
杜門王亦徵書期迫各分手河梁未幾日獻云亡君
正聞訃遄報仲和請圖此鼎仲和命之齋金懸購而
鼎與觚俱屬金衢矣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文王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
王尊彝史記魯世家云武王遍封同姓功臣戚者
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以是推之
此鼎是爲周公作祭文王之器考之魯頌云乃命
魯公俾侯于東則實伯禽就封制于宗廟以享其

祖者也今觀鼎內篆止三字亦無文王之款且輕
重大小與宣和所藏迥異祇緣鼎足彷彿于圖乃
強名之爲文王鼎耳古器命名皆據銘文所有而
題之如子父舉鼎南宮鼎之類不一而足今飛鳧
家見鼎之方而古者卽指名爲文王鼎矣習焉不
察寧直見馬呼韓見牛呼戴而已

周舉鼎攷

按博古舉字也三代彝鼎有此文者頗多宋之僖公
名舉楚有大夫伍舉皆驗其名欵非宋僖公卽伍大

夫也俱皆周人也觀其文質相宜翡翠欲滴為周器無疑

周乳鐘

戊子春余得古鐘于京口高七寸五分鈕高二寸濶二寸八分橫五寸三分重三斤十二兩無銘鈕蟠雙螭乳三十有六乃周器也文鏤典雅色裹翠羽扣之其聲鏗鏗頗乏霜中清越之響蓋歷年既久化銅成碧雖瑩玉質未振金聲如至人忘言神觀充悅德音中函莫可端倪余懸之架上于數千禩之後尚存鳧

氏典型祇以娛意而不以審音庶幾陶靖節之無絃

琴耳

余既得乳鐘佐以泗濱浮磬擊之鏗金戛玉餘韻悠揚鍾音淳古大扣小應反遜石音桓宣武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今乃知金不如石也

金壘

邑先輩鍾減亭鳴為河南永城令鄉民發古墓得金壘二後事露追之壘為減亭所得其子繼聲不才終風且暴剝其金而用之雖蝸蝨蝕尚存典型未為

棄物繼聲蕩于擣蒲售之史玉池太史此萬歷間事
崇禎壬申春仲余因襲廕驅車北行至金陵而暫憩
焉過晤于參將王澄海見其案上金罍充耳鼎足飾
以金銀其小可置諸掌商嵌雲雷細紋絲縈髮縷且
質地精湛青綠內函外如元玉璿璣文欵繡錯雲燦
霞明奇器之奇莫奇于此余把翫良久而心賞神怡
元章袖中石豈可令楊次公見乎乃集詩以銘之曰
我有旨酒酌彼金罍充耳琇瑩如璋如圭於萬斯年
莫不靜好適我願兮與子偕老

余按罍之式凡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
諸侯大夫飾以黃金鏤爲雲雷取博施之象禮記
曰宗廟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其爲列侯上卿
宴享之器無疑

古玉奩

天壤間神奇之器其函蓋之合雖遺失千秋終當復
遇不但延津雙劍已也興化李彬齋太保石麓公孫
有古玉奩乃商周間物其未出土時曾近銅器綠瀋
數片侵入玉中融酥凝碧妙奪化工其式熊足充耳

蓋蟠三螭驤首于雲紋中蜿蜒生動雕琢之工玲瓏
古雅神彩陸離石麓傳之彬齋祇有奩而缺其蓋彬
齋宦遊燕邸攜以自隨遇中州估人以古玉一囊求
售皆琛璧珮觿零星瑰異中有玉蓋一枚與所藏之
奩色澤惟肖彬齋見而躍然持入內室取奩合之渾
然天成了無攜二驚喜踰涯不論直而收之于是琬
琰之名聞于遐邇迨彬齋有若敖之戚李氏羣從爭
欲得之議久不決旋歸季因是而剖分其價焉余獲
觀于因是齋中當爲奇器甲觀

宣和玉盃記

宋宣和御府所藏玉盃三其一內外瑩潔絕無纖瑕
盃口聳出螭頭小螭乘雲而起天矯如生名教子昇
天真神物也二名八面玲瓏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
紋鈎碾精工瑩白過于教子而神彩稍遜其一其三
向在雲間朱尚書旅溪家尚書之孫文巖及少愚各
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盃典吳門三百金已而
從兄太史文石公諱大韶念玉盃爲旅溪公故物倍
價贖歸其單螭盃之在少愚處者久之亦歸文石文

石居平晨起卽科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評古書
數葉巾櫛後卽把玩古彝鼎展名畫法書薄暮則設
席款客令歌童度曲出所珍雙玉佐以文犀奇窰諸
爵琳琅溢目坐客常滿與內弟平湖陸仲仁尤所親
暱嘗對陸君云此盃乃宣和御苑所珍閱五百餘年
而雙壁宛然供余烹賞不惟奇器良亦奇緣陸亦摩
挲久之不忍釋手雖私艷慕不敢如米顛據舷也文
石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爲嗣諸寶玉器則夫
人平湖陸氏貯之熊祥閣中謹司筦鑰外人不能窺

也萬歷壬午七月忽白光一道從閣上冉冉南去識
者知爲寶玉將散之兆未幾陸夫人暴殂陸宗族無
不垂涎其家業者夫人之姪陸怡石妄稱陸氏中毒
乃訟文泉于浙平湖劉令逮置園扉衆瓜分其有時
仲仁已爲顯宦把持其間曰兩玉盃至文泉還矣于
是亟取獻之盃至之夕文泉之室胡氏忿然曰夫君
之禍此爲祟耳睨盃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主
公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村
醪一樽斟盃中遍飲侍兒臧獲明日納之于陸遂議

音石齋集卷一
和而出文泉于獄越夕張筵款文泉卽將玉盃勸飲
文泉歸而恨絕圖所報復力有不能惟嚴課其子冀
以成名伊子果中甲榜仕爲平湖令天啟間陸之子
鍾奇少年任俠游于酒人因葉明生謀叛呈議爰書
將罹危法正屬朱令鞫獄生死懸于筆端朱陸舊係
內姻不欲終置干理遣人謂鍾奇曰吾兩家久屬肺
腑奈何因酒鎗微器而辱我先人楚弓不還則我先
人含恨地下終無已也鍾奇適在危迫且爲讐家所
軋費及數萬金此盃雖則家傳非其好也亟還之朱

君乃致祭于家廟令陸生手捧玉爵晉之几筵裸酒
三巡泣告于祖考曰而今而後可雪耻于九原矣并
語陸生茲乃尤物吾兩家溺之幾陷不測無詒患于
後人也取椎擊之碎若迸珠乃保全鍾奇緩其吏議
鍾奇改行從善仕執金吾

翡翠硯

崇禎丙子余參南中府軍事樞務蕭閒與同寅諸君
以登臨觴詠爲事丁丑初春偕何青邱楊獻可郝東
星觀梅靈谷時零雨初霽山容明秀玉雪亭亭芬馥

十里夾道古松樛枝盤鬱山徑幽邃如行空翠中八
功德水涓涓始流漱之清寒沁齒金陵蔣生為地主
攜榼集花下出碧玉盃勸飲青邱謂坐客曰余家藏
翡翠硯與此盃同色磨之以金霏霏成屑如硯中墨
潘先君湖廣隨州人內閣學士諱宗彥所遺世固稀有惜未攜來與
君輩玩之未幾隨州破于流寇青邱之家蕩然矣

歐文忠公歸田錄云家有一玉罌梅聖俞以為碧
玉真宗朝老內監見而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
翠盞禁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之公偶以金環

磨于罌腹金屑紛紛而落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正與青邱所藏者同

定窑鼎記

定窑鼎乃宋器之最精者成宏間藏于吾邑河庄孫
氏曲水山房有李西涯篆銘鐫于爐座曲水七峯昆
仲乃朱陽賞鑑家與楊文襄文太史祝京兆唐解元
稱莫逆西涯亦其友也孫氏嘉靖間值倭變產日益
落所蓄珍玩俱已轉徙茲鼎為京口靳尚寶伯齡所
得毘陵唐太常凝菴負博雅名從靳購之遂歸于唐

唐雖奇窳充牣此鼎一至諸品避席自是海內評窳
器者必首推唐氏之白定窳鼎云吳門周丹泉巧思
過人交于太常每詣江西之景德鎮仿古式製器以
眩耳食者紋欵色澤咄咄逼真非精于鑒別鮮不爲
魚目所混一日從金閭買舟往江右道經毘陵晉謁
太常借閱此鼎以手度其分寸仍將片楮摹鼎紋袖
之傍觀者未識其故解維以往半載而旋袖出一爐
云君家白定爐我又得其一矣唐大駭以所藏較之
無纖毫疑義盛以舊爐底蓋宛如輯瑞之合也詢何

所自來周云余疇昔借觀以手度者再蓋審其大小
輕重耳實做爲之不相欺也太常歎服售以四十金
蓄爲副本並藏于家萬歷末年淮安杜九如賈而多
資以釣奇爲名高出累千金購求奇玩董元宰之漢
玉章劉海日之商金鼎咸歸之浮慕唐氏之定爐形
于寤寐太常之孫君俞豪華好客杜齋千金爲壽必
求茲鼎一觀以慰生平君俞出贖鼎戲之杜謂得未
曾見如見帝青天寶強納千金以二百金酬居間者
攜鼎以去君俞雖尚俠氣而居心頗厚良不忍欺遣

韻石齋筆談卷上
門下士告之曰吾子所取者贗鼎也真者尚在遵太
常公戒不輕以示人子既捐千金而保贗品若雖不
知余寧不媿于心乎杜反護前以爲悔盟持之愈堅
客曰子如不信請列二鼎並觀可乎杜猶疑信者半
唐出真鼎示之若虬髯之遇文皇雖各具龍虎之表
而神彩煥發自與常異也由此知九如不過葉公之
好原非真賞君俞襟度過人遠矣九如歿傳于伊子
生之有王廷瑀者字越石慣居奇貨以博刀鏃閭杜
生遊平康以八百金供纏頭費逆料其無以償且示

意不欲酬金而欲得爐也爐竟歸之詭稱其值萬金
求售于徐六岳徐惡其謫拒之不納乃轉質于人十
餘年間旋質旋贖紛如舉碁又求其族屬之相肖者
方圓數種並置篋中多方壘斷泰興季因是企慕唐
爐廷瑀以一方者誑之售直五百季君以爲名物而
愉快焉毘陵趙再思舊遊于唐稔知此鼎偶過泰興
晤季季云近得一奇器乃唐氏名物方期請政而適
來誠良緣也趙生唯唯季問唐家定審方鼎君曾見
否趙大笑曰唐之定鼎體圓而足三公云方鼎何居

季廢然入內久不出趙生屏息以俟至暮乃出謂生
曰此獠欺我南科屈靜源吾中州所取士今致書靜
源道其事當爲我處之屈君屬有司追理廷瑀抱頭
鼠竄挽人講解另以僞物償季僅免狂狴焉而黃黃
石之事起黃石名正賓以貲郎建言廷杖憑藉聲氣
遊干搢紳頗蓄鼎彝書畫與廷瑀同籍徽州稱中表
互博易骨董以爲娛正賓有倪雲林山水一幅估價
百廿金託廷瑀轉售仍暗記花押于隱處廷瑀心艷
倪畫屬高手臨換待正賓取時卽以摹本還之殊不

知其有默記也正賓遣蒼頭王佛元取畫裝池宛然
唯失花押佛元黥人也謬云主人不惟遣來取畫兼
欲覲定爐且議價耳廷瑀方授爐佛元而正賓亦至
謂廷瑀曰畫久不售應以原物歸我奈何作狡獪伎
倆廷瑀搏額發誓正賓詰之曰吾有私記今安在正
誚讓間佛元從旁執鼎兼以左右指樞鼎耳以示無
還理廷瑀奪之鼎墮地如裂瓦廷瑀恨絕頭撞正賓
傷脇時正賓被逐于南都方鬱鬱不樂又遭廷瑀之
侮越夕奄逝廷瑀宵遯潛踪于杭爾時潞藩寓杭聞

定爐名遺承奉俞啟雲諮訪遇廷瑀于湖上出廣鼎
誇耀把臂甚歡恨相見晚引謁潞藩酬以二千金承
奉私得四百以千六白金昇廷瑀潞藩時在播遷乏
主藏吏命一廚役司其筭論其人頗椎鹵居無何王
欲觀鼎廚役啟匣取鼎晏然有聲忽折一足廚役懼
投水死 大兵入杭潞王赴北承奉沉廢鼎于錢塘

江中

野史氏曰鼎乃重器以備清廟明堂之儀商周以
來典型具在若夫越密秘色昉于後周而三代

傳焉奈何以瓦缶之微與天球宏璧抗衡耶或曰
虞之陶不在商周上乎然土斲汗樽昭其儉也非
以示珍今宣成之器又將與定瓷競勝好事者趨
之若狂良不可解

中州玉璽

天啟四年秋河南臨漳縣學生王思極王燦同鄉民
那一秦耕于漳河之濱忽風起水湧紅光旋繞視之
地間閃出一玉古色璀璨黃白相宜重一百二十斤
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高一寸八分龍鈕龜形乃

傳國璽也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龍飛鳳翥神
彩陸離撫臣程紹具表進之副使張夢鯨則齎表官
也夢鯨印成絹本攜至京師其時董京宰爲少宗伯
得絹本藏之以爲珍異進璽之日則十一月十三日
天子御皇極殿受朝賀傳視廷臣頒資撫臣以下有
差得璽者僅賞銀五兩魏忠賢欲令天下有司赴京
慶賀時同節家伯諱志禮爲尚寶卿職掌符璽力阻
其議大拂忠賢之意乃令科臣以年老劾歸同節雖
硃執已見以忤權璫然免王程之驅馳而省驛遞之

騷擾爲益多矣

秦以藍田玉制傳國璽命李斯篆文王莽篡位使
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投之殿階一
角微缺迺傳而至宋靖康之變鼎彝圭璧蕩然一
空元成宗時御史臺通事濶濶木得之于故同知
通政院事拾得家後被順帝攜入沙漠秦璽化爲
烏有先生久矣中州所得方稜無缺似非秦漢所
傳或曰秦璽有六此其一也抑漢唐以來倣而制
之耶夫嬴秦受命僅垂兩葉中州呈瑞隨見陸沉

于傳國乎何有惟善爲寶侯服且然况君天下哉
臨漳古鄴地魏都于此璽或曹氏所制

秦漢印

上海顧氏所藏漢銅玉印最多有印譜行世而實始
于河庄之孫嘉靖間外大父石雲孫君好古博雅藏
秦漢時玉印三十餘方銅印七十餘方其鈕各異有
龜鈕駝鈕鼻鈕又有陰陽子母等印石雲于秦漢魏
晉六朝篆文類能辨之後爲上海顧氏購得復次第
購印三千有奇益由孫氏始也余曾見淮安杜九如

家玉印凡二百餘方各甚精好中有無篆之章而鈕
極佳亦因其鈕而存之耳俞容自先生有印癖收藏
古印頗多參攷最詳彙爲印譜國變後俱散逸矣

國朝印章

印章之制始于秦而盛于漢然祇記姓名及官階耳
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殆我明風雅之士博綜篆
籀鳥跡蝸涎游泳上古鐵筆之妙莫過于文三橋彭
何雪漁震三橋如漢廷老吏字挾風霜雪漁如絳雲
在霄舒卷自如徐髯仙霖許高陽初周公瑕天球皆

前在...
係書家旁及篆體印文章法心畫精奇李長蘅流芳
歸文休昌世以吐鳳之才擅雕蟲之技銀鉤屈曲施
諸符信典雅縱橫梁千秋表受業于何雪漁奏刀運
腕饒有慧心亦後來之秀

節慎庫銅缸

崇禎間余承乏南起部郎曾縮庫篆見節慎庫銅缸
二隻云是沈萬山家物其形四方外多花紋色純黑
如漆若世傳姜鑄之式

鼎鳴

余既解組歸偃臥林麓視舊遊爲畏途丙戌秋因羣
從赴南關之試亦策蹇于秣陵逍遙登眺晤舊同寅
董君諱德間談間始知別後適值兵興水衡之錢日
應軍需猶虞不給且川湖道梗陡缺銅商凡內帑銅
器悉充鼓鑄間有古色陸離者董君心知奇器然亦
未敢議畱有巨鼎三座俱重六七百觔輦至鑄廠將
投熾炭命吏守之靜夜鼎各長鳴如虬吟幽壑頭陀
文璞聞而惜之糾衆僧募銅赴部請易乃于碧峯報
恩等兩刹暨圓覺菴各置一鼎焉由此千秋重器脫

火坑而登蓮域永鎮檀那矣

石壁題名

外大父七峯孫君吾陽高士也與唐六如祝希哲楊
遂菴陳石亭張石川諸名彥稱莫逆交相思命駕羣
賢畢集往往見之圖詠流傳人間孫氏所居之南山
石壁奇峭屹立江湄正德庚辰歲七峯與諸君修禊
于石壁之下題名巖表鐫之以紀勝游其懸崖揮翰
者乃楊文襄也唐六如圖之兼題長歌手幘首雖西
園雅集不是過也余追慕涓陽遣人搨之其磨崖之

刻半漶于風雨惟六如圖詠尚焜耀于天壤間七峯
之藉以不朽者不在金石而在縑緗矣石壁題名詩
六如集中未載今錄于此以俟桑梓之彥如葛常之
著韻語陽秋者採焉

七峯山上多石壁虎踞龍蹲兼臥立有時斜疊波濤
紋蘚固苔封半乾溼主人乘輿恣登臨不速長攜二
三客臺閣山林半相雜一時謔諠皆文墨梯高躡險
不肯辭淋漓每灑如杠筆深鐫淺刻動錐鑿此長
年費工力我也從傍記姓名太歲庚辰年正德雖然

汗漫一時事百年轉眼存舊跡試聽夜深風雨中應
有鬼神驚且泣

余和六如先生韻云石骨嶙峋露蒼壁一點芙蓉
天外立江濤遙浸翠微寒雲氣長封苔蘚溼七峯
高士嵇阮儔四座琳琅偏好客客星每動太史占
雅集西園欣灑墨飛梯懸磴記芳名黃鶴靈芝鑄
鐵筆六如仙子染湘素五百年來扛鼎力畫圖三
見歲庚辰曾並磨崖傳正德千秋應有六丁護玉
蹊金題存舊跡只恐夜深風雨中虹光射斗蛟龍

泣

浪激雲根驚峭壁靈鷲飛來江上立霜凝危岫薜
蘿寒露墜空林松桂溼南山小隱真奇士北海清
樽俱上客燒餘竹瀝祇烹茶磨遍松煤堪潑墨伯
虎前身顧虎頭與酣盤礴方雷筆掣管迅如風雨
來驥渴鴻驚憑腕力石淙墨興垂琬琰風雅不孤
微有德紀元前度是庚辰驚喜百年傳舊跡雲巒
幻出蝌蚪文蒼頡書成鬼應泣

南山小隱

正德庚午祝京兆爲河庄孫氏作南山小隱記文體
華整書法端莊有雅人深致此亦吾鄉文獻足徵者
卷乃素綾所書今藏于文學孫生家

靈巖子石記

余性好石尤好靈巖子石此種出靈巖山之礪中
在六而聚于金陵余屐齒每及雨花桃葉間必博訪其
上乘者貯之奚囊攜歸以古銅盤挹水注之日夕耽
玩心怡神賞如坐蓬瀛見蛟蜃吐氣結成五色珠璣
絢爛莫可名狀此石初爲山靈所秘人未之知或樵

夫牧豎過而拾之玩弄俄頃旋復棄擲惟與曉烟暮
靄出沒于潺湲中而已萬歷丙申歲米友石尹于茲
邑簿書之暇觴詠于靈巖山見溪流中文石纍纍遣
輿臺褰裳掇之則繽紛璀璨髮縷絲縈其色白如霏
雪紫若蒸霞綠映遠山之黛黑洄瀚海之波黃琮可
薦于虞禋赤文曾藏于禹穴更有天成魚鳥竹石暨
大士高真如鏡涵影自然成文友石得未曾有詫爲
奇觀更具畚鍤採之重淵邑令所好風行景從源源
而來多多益善自茲以往知音競賞珍奇琳琅想米

顛袖中無此一種坡老怪石供不必取之齊安江上矣

瑞雲峯

震澤洞庭之麓產奇石焉宣和中朱勔得神運峯于
鼇山廣百圍高六仞殫東南民力運入汴京爲良岳
羣峯之長今姑蘇徐氏園之瑞雲峯亦其流亞也峯
巒秀拔巖崿嵌空蒼潤嶙峋聳立林表初在王文恪
別墅後歸太僕徐君徐營菟裘于吳門移置此石聯
舟載之旣至湖心風狂浪湧舟敗石沉于是寒波萬

頃遙浸月華素練千層倒沈雲影猙獰淵底恒驚躍
浪之鯨突兀波心長爲秋水之骨犀然牛渚孰窺水
府神奇劍入龍津莫測波臣變化徐君素有平泉之
癖反爲望石之夫廣募漁人泅于浩淼若蠶戶之探
珠類舟人之求劍忽覺洪濤中崔巍影現彷彿似之
乃編巨筏設絞車千夫競拽登之水湍則塊然如磐
非復故物就而視之卽斯石之座也徐君得魚思筌
仍百計旁求冥摻于蛟闕漁人復于深潭揣得石骨
越壑穿巖足指幾裂益以千尋組索挽而出之如巨

鼇戴山橫截波面宛然原石也乃知神物會集確有
機緣雲峯不沉磐石不出珠還璧合夫豈偶然

韻石齋筆談卷上終

韻石齋筆談卷下

延陵 姜紹書 二酉 著

延陵十字碑

曲阿延陵里季子墓在焉夫子書十字碑云嗚呼有
吳延陵君子之墓籀體奇偉冠絕古今且石碣巨麗
足表聖謨碑陰張從申書圓潤道逸輝映翠琰淳化
閣帖亦勒孔書十字如小彈丸不類豐碑之製此必
王著輩欲藉先聖之蹟以重閣本乃縮而小之若玉
枕蘭亭耳或謂孔子未嘗至吳是否俱不可考此豈

其然蓋夫子于其讓國諸賢未嘗不心儀而神合焉
故稱泰伯曰至德稱夷齊曰得仁茲則稱季札曰君
子因嗟悼其亡而表揚其墓夫復奚疑今之人欲誌
壙石尚不遠千里而徵文豈秉筆者皆造墓門方染
翰耶唐李陽冰書篆初學嶧山碑後見孔子書季札
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
知陽冰之篆法得所宗矣

聖教序

附述聖記

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

年正月復至京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
大唐三藏聖教序褒之皇太子治又製述聖記有宏
福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于石今考序內
自顯揚聖教起其文乃高宗在青宮時所述葩藻典
雅可與太宗序頡頏豈卽所謂述聖記耶

雁塔初成褚遂良書二帝記序鐫兩碑置塔間自
是雁塔爲進士題名及遊人燕集之所褚河南聖
教序碑乃永徽四年十二月建較之懷仁集右軍
書更覺風骨清勁匠心獨運尤爲可珍

瘞鶴銘

瘞鶴銘在焦山斷崖中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今已剝蝕于驚濤怒浪不復存其髣髴矣論者以華陽真逸為顧況道號又以為王逸少書又以為陶貞白書又以為唐人王瓚書紛紛揣摩奚啻蘭亭聚訟余審其結體蒼勁楷隸相參且銘詞古雋其出于六朝名手無疑歲久石泐傳諸簡冊者文多缺畧友人徐若水有唐摹本了是全文余喜而錄之

瘞鶴銘并序華陽真逸撰鶴壽不知其紀也王辰歲

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入曰

相此胎禽停工著經迺徵前事出于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元門去鼓華表雷聲我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上皇樵人逸少書峯山徵陽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昇元帖

宋太宗萬幾之餘畱意翰墨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墨蹟命侍書王著鏤板禁中集為法帖十卷惟大臣登二府者得賜故法帖譜系以閣本為祖然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以前當為法帖之祖

按石刻三代及秦漢即有之皆豐碑及磨崖也法帖之成帙而可置案頭者自昇元淳化帖始

紹興米帖

宋高宗聽政之暇垂情文藻嘗自書禮部韻畧五卷

如千尺文錦卷舒有餘于米元章書尤所篤好紹興辛酉集元章墨蹟刻之禁中余得宋楊第三卷于袁寰中皆擘窠書秀偉奇傑掩映縹緗

河莊淳化帖

淳化閣帖碑板不知何年入于禁中正德間吾邑河莊七峰孫中翰好古博雅遊于京師頗善內臣蕭敬武宗翠華巡幸敬常居守其時功令稍寬敬引七峰觀大內至一小殿見殿角堆積碑板七峰諦視之徘徊不去敬曰內庭萬戶千門即西苑一隅非竟日可

歷君津津于朽木何爲者哉七峰曰此宋刻淳化帖也余愛其結體情拔轉折飛動有風旋電激之勢冠絕外庭諸本是以觀耳敬謂子欲之乎當爲圖之孫謝不敢敬有心人也亦善草書歲暮大雪傳旨掃除敬啟御前云內庭有廢材并宜移出帝可其奏敬卽以帖板致之七峰七峰驚喜逾涯以錦囊密貯攜之歸里當時善書如文徵仲祝希哲諸公鑒定可與宋楊閣帖方駕求者填門吳中爲之紙貴京口楊文襄與孫爲姻家戒之曰碑板出自禁庭紛紛傳揚倘爲

人指摘禍且叵測竊爲君危之七峰篤好此板不忍付之水火亟以原榻另刻十卷以應求者謂之二號帖宋刻則稱上號焉後因家僮夜博不戒于火兩本俱失流傳人間者真同吉光片羽而上號尤爲賞鑑家所重

淳化間太宗以前代墨蹟命王著鏤板禁中集爲閣帖十卷非登二府者不得賜人間以官帖爲難得其榻用李廷珪墨色濃而無銀錠紋者上也後來板漸拆裂墨色稍淡有銀錠紋者次也河莊帖

標格清勁結體圓密有純綿裏鐵之致無銀錠紋
此乃宋刻上乘而非王著所摹明矣至于次號存
爲評脚可也孫氏曾經倭變帖傳稀如星鳳其上
號將與宋榻並驅非上海顧氏本所可望也陸文
裕云蘭亭無下榻吾于閣帖亦云

陳少陽綸誥

吾邑陳少陽先生蚤有雋聲倣儻負氣丹誠貫日九
死不移于欽宗高宗兩朝疾邪秉正屢上彈文劾蔡
京王黼朱勔童貫黃潛善諸奸鷹鷂之擊不遺餘力

終遭潛善構陷與歐陽徹同斬于市紹興四年思陵
追悔前非贈先生朝奉郎秘閣修撰所頒誥軸俱藏
于家先孝廉曾刻之石今錄于左以存桑梓典故其
文曰

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已荷
美名君都顯號忠臣身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
東爾徹其殆將有意于爲忠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
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顧
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

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北斗書藏經辨

句容崇明寺有斗書藏經年久散落人間楮素完好展之墨色映人眼睫信毘盧法寶也相傳寺僧欲延請名流書經滿藏忽有全真七人至寺俱渥顏飄髯風度冲遠謂僧曰吾能書此何必倩人主僧允之局閉一室至明啟扉闔無其人止有七鶴冲霄而去剡

蘇貝業繕寫無遺鋒穎端莊如出一手始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余舞象之年聞其說而異之畱意採訪後先凡得三卷皆朱絲界行紙瑩潔如玉書體頗類眉山八一爲大雲經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錢塘張暉書其一爲般若經亦庚午年張暉書其一爲法輪經元祐五年庚午七月崑山潘澤書想元祐庚午乃寫經起首之期也姓名歲月班班可考何乃神其說而謂北斗降靈之迹乎

徽宗高士圖

徽宗模衛賢高士圖贈首瘦金御書所圖高士展對間
鬚眉生動儼與古賢晤語後有蔡京題跋崇禎壬申余
見于燕邸無十五城之價不能留之每往來于懷不勝
趙明誠牡丹圖之感不知何由轉徙吳中爲韓古洲所
得己卯秋日余會古洲于京口追述燕中所見古洲掀
髯曰兄欲觀此卷乎余曰長安遠在日邊止可作京華
客夢耳古洲卽于行笈中取出此卷暨黃庭內景經皆
烜赫名蹟內景經亦有宣和小璽茲卷印記若合符節
余既出春明門自分一高士儀表何期復見于古洲

書畫船中展卷憮然如遇故人也

危樓日暮

余於金陵見冊葉一帙上多名蹟中有山居圖一幅
諦視之乃宣和御筆邱壑全法王右丞御題左方云
危樓日暮人千里歌一秋空雁一聲董文敏鑒定爲
王摩詰非也蓋宣和內府所藏多右丞真蹟帝薰習
之久故渲染似之

宣和宸翰

年覺生風喜雨涼農家得地發田穰却緣暑退秋光

滿點滴高木似漏長右宜和殿書爲鶴林寺僧藏

憲聖皇后翰藻

宋憲聖慈烈皇后吳姓高宗之配工于詞翰書法絕類高宗四明樓璣爲於潛令繪耕織圖進呈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逐段有憲聖題字余曾見后題徐熙牡丹圖云吉祥亭下萬千枝看盡將開欲落時却是雙紅有深意故畱春色緩人思題芍藥云穠李天桃掃地無眼明驚見玉盤盂揚州省識春風面看盡羣花總不

如

楊妹子

楊妹子乃宋寧宗恭聖皇后妹其書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命題詠余曾見馬遠松院鳴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冬因淡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沉沉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調寄訴衷情波撇秀穎妍媚之態映帶縹緗

山谷書法華經辨

戊子夏日觀張參羽所藏黃山谷書法華經七卷以
朱絲界行楷素精好直宋蹟也然斷以爲涪翁書則
不能可也結雖出雙井頗乏靈骨秀韻嘗閱蘇黃
蹟卽赫蹠數行未有不識款及歲月者豈手書至
七卷之多而不落一款不鈐一印恐涪翁之鏗迹逃
名不至是也此必趙宋高僧深于黃體者所書若李
懷琳之做嵇叔夜耳余每見宋書或經結體多是循
以形模窺肖若遽謂東坡真蹟則不然矣修羽所藏
乃檀那珍品固非墨池奇蹟

徐若水有趙文敏書法華經七卷乃三懷講師故
物後多名人題跋雖有子昂款余亦謂非趙筆凡
名賢書以韻爲主字如算子了無天趣何能上下
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哉

米海岳畫

米海岳人物英邁裁鑿精深翰繪軼羣有邁往凌雲
之致所寫雲山烟樹雖宗王洽潑墨實法董源皴染
且其臨摹古畫往往亂真圖晉唐忠臣義士像得
顧陸標格自寫海岳菴及淨名齋圖最壑深秀曾于

紙上橫寫松梢針芒千萬攢錯如鐵又自寫照二本
其一藏紹興御府想寶晉齋中盤礴之蹟必有極精
工者其墨戲雲山乃米畫之一種耳

郭河陽御屏粉本

古人畫臺謂之粉本不經意處天真爛熳生意勃然良
足珍重余見郭河陽玉華殿屏風圖兼李營邱董北苑
風骨熙寧間奉旨畫玉華殿後苑御屏經營畫格以應
宣召乃粉本之佳者款則八分書結體古雅生平僅見

界畫樓閣述

附髮繡

畫家宮室最難爲工須位置無差乃稱合作世傳界
畫之工緻者咸目之爲李將軍殊不知唐之尹繼昭
五代之胡翼衛賢皆擅國能至郭恕先而人品既高
構思精密游于規矩準繩中而不爲所窘余曾見其
避暑宮圖千榭萬桷纖毫不遺誠行家絕藝也勝國
王孤雲能接武恕先而更加細潤其仙山樓閣及端
陽競渡圖結構邃密筆若懸絲刻畫精整幾無剩義
其徒李公又其次也復有夏永字明遠者以髮繡成
滕王閣黃鶴樓圖細若蚊睫侔于鬼工唐季女仙盧

循娘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明遠之製庶幾近
之余遍考博雅家言無所謂夏明遠者絕技如此而
姓字不傳可乎因附著之

精于界畫者不但以筆墨從事兼通木經算法方
能爲之空繡之製至明已失其傳若仇十洲之精
工秀麗幾于棘猴玉楮然須規撫舊本方能譽擅
出藍非匠心獨運也嘗觀吳文中所畫臺榭車馬
種種臻妙卽複閣重樓次第不紊北宋畫格于此
君尚存典型且兼人物山水非若忽先孤雲之專

門宮室也

黃子久天池石壁圖

黃子久畫蒨華之韻溢于毫素爲士氣建幢石田元
宰兩先生繪事由此發脉此天池石壁圖乃烜赫有
名之蹟流傳多贗本其真蹟舊藏金沙王宇泰家董
思翁于萬歷甲辰歲游茅山過訪宇泰披閱此圖極
其欣賞以爲烟雲生動林壑虛閒誠篤論也宏光間
余與董長公孟禮同仕于朝獲觀其所攜畫亦有天
池石壁圖經思翁標題與此隻異殊乏韶秀之色故

容臺集評石壁圖不大許可蓋指所授孟禮本也董公見法書名畫隨筆品題卽爲人藏弄鑑裁餘韻往往散見于金題玉躑中集之所載什一耳若以評駁別本之語強擬此圖不爲黎邱之恨者幾希

黃子久畫

國朝繪事不啻家驥人壁矣至于氣韻生動應推沈石田董元宰迦兩公盤礴之源俱出自黃子久子久畫秀潤天成每于深遠中見蕭灑雖博綜董巨而靈和清淑逸羣絕倫卽雲林之幽淡山樵之縝密不能

勝也當時松雪雖爲前輩惟以精工佐其古雅第能接軫宋人若夫取象于筆墨之外脫銜勒而抒性靈爲文人建畫苑之幟吾於子久無間然矣今之畫史稍知舐筆輒署款云仿大癡此不過望塵逐影已耳亦會窺其遺蹟之一斑否乎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子久畫道之宏遠也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非會心人烏能辨此了久每欲濡毫則登高樓望雲霞出沒以挹其勝故其所寫逸趣磅礴風神元遠千載而下猶足想見

其人世傳年八十六歲不知所終皆以爲仙去云

子昂子固畫品

觀子昂畫泓穎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孫芳草欣欣向榮觀子固墨梅水仙則雪幹霜枝亭亭獨立如歲寒松栢歷變不凋志士寧爲子固弗爲子昂

王叔明

叔明爲趙文敏甥畫師王右丞書宗鍾太傅不涉鷗波蹊徑然靈秀之韻得之宅相爲多極重子久奉爲師範一日肅子久至齋中焚香淪茗從容出已得意

畫請教子久爲山樵從其匠心處復加點染爲林巒秋色圖遂覺烟雲生動世傳爲黃王合作

倪雲林

雲林畫以荆浩爲宗蕭蕭數筆神仙中人也閒有林壑似李成而寫人物及著色者百中之一耳其盤礴之蹟寓深遠于元澹清穎蕭灑得自先天非後人所能髣髴

梅道人

余見元畫揮染之餘題詠于幘首者不一而足鳳翥

鴉塗妍媸並列亦是文人習氣惟梅道人畫秀勁招
落運斤成風款則墨瀟淋漓龍蛇飛動卽綴以篇什
亦摩空獨運旁無贅詞正如獅子跳躑威震林壑百
獸斂跡尤足稱尊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
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余曰此董文敏書
品也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
使者破琴云戴安道不作王門作人余曰此孫文介

書品也然安道之峻不如千里之達

書家餘派

晉唐而下書家烜赫者無如蘇長公趙松雪董元宰
然三公同時皆有臨池餘派以演其傳如優孟之于
叔敖抵掌談笑併其神情似之能做東坡者則有高
述述丹陽人名不甚朗朗與坡公同時書法惟肖乃
附之以傳子昂傳燈則有郭天錫天錫名畧京口人
嘗手書松雪齋詩一帙道逸精潔宛入鷗波三昧其
他詩文題跋散見于卷冊中駸駸與松雪並驅元季

工趙體者未能或之先也元宰門下士則有吳楚侯
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翰爲諸生時思
翁頗拂拭之書稱入室弟子崇禎癸酉余遊燕都適
思翁應宮詹之召年八十餘矣政務閒簡端居多暇
余時過從而楚侯恆在坐隅長安士紳祈請公翰墨
無虛日不異素師鐵門限公倦于酬應則倩楚侯代
爲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以去楚侯之寓堆積綾素
更多于宗伯架上焉雖李懷琳之擬右軍不是過也
惟知交之篤及賞鑒家公乃自爲染翰耳此三人者

皆親炙名賢而八法之緒如歲之有閏焉

項墨林收藏

項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享素封之
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奇器三吳珍秘
歸之如流王弇州與之同時主盟風雅蒐羅名品不
遺餘力然所藏不及墨林遠甚墨林不惟好古兼工
繪事山水法黃子久倪雲林蘭竹松石饒有別韻每
得名蹟以印鈐之纍纍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
衛尉以明珠精鏤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鯨面記

之抑且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爲
酷烈矣復載其價于楮尾以示後人此與賈豎甲乙
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期照原直
而請益焉貽謀亦既周矣乙酉歲大兵至嘉禾項氏
累世之藏盡爲干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詎非
枉作千年計乎物之尤者應如烟雲過眼觀可也

火浣布

東方朔所撰神異經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其
中有鼠重百餘斤毛長二尺許可作布鼠常居大火

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爲布或
垢浣以火則淨魏文帝常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
真有之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是知天壤間何
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爲必無也戊子歲友
人高文伯自金陵來示余火浣布一方色微白以手
撫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
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故了無所損嗅之微有
羶氣正類鼠毛織成

開元錢

音不齊言卷一
余幼時見開元錢與萬曆錢參用輪廓圓整書體端莊間發青綠珠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傳楊妃以爪拂蠟模形如新月天啟三年南工部郎白紹光職掌鼓鑄建議前朝舊錢非時王之制不應互用致泉壅滯悉宜追毀以裕國儲大司空以爲能嚴禁民無得以開元錢貿易凡有存者俱作廢銅歸爐吹鑄白者雖一時之見規畫利權遂使八百餘年流傳泉貝銷于烟燼深可痛惜

晚季音樂

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卽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所度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諸樂府音調猗猗情文宛轉而憑虛鑿空半是無根之謊殊鮮博大雄豪之致楊仲修見周藩樂器因創爲提琴哀絃促柱佐以簫管僮子以曼聲和歌纏綿淒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神愴不能自己聲音之道關於氣運豈曰偶然

白兔

白兔瑞物也有一種相似者來自閩廣畜其雄雌頗

能生育遇竹木器則嚙之如鼠損物識者曰此沙鼠也宋祚將終此物頗多今屢見恐非佳兆迨國變後罕觀矣

沙雞

崇禎六年余遊燕都見童子持一鳥形若斑鳩問之曰此沙雞也昔日所無今來塞外千百成羣夜中燃炬照之向明飛繞黠者以棍擊之旋空而墜俯仰纍纍余默念邵康節聞杜鵑于洛陽預知南人作相天下多事此鳥由漠北而入中原不無烽火甘泉之警

十餘年間四郊多壘而鼎移社屋矣

文臣玉帶

明之文臣雖入內閣未晉公孤不敢繫玉至于尚書之加銜一品乃異數也南都擁立自輔臣以及六部尚書都御史無不加保傅銜者其武弁之濫恩尤多余與董孟禮祖和待漏朝房見腰間之白盈于御路孟禮謂余曰賜玉乃從來重典文臣尤關氣運倘滿八條則天下亂矣未及半年播遷版蕩果驗其言孟禮蓋聞之乃翁元宰先生云

陸文裕公深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

絲燈記畧

絲燈之製始于雲南宏治間邑人潘鳳號梧山善丹青有巧思隨楊文襄公至滇中見料絲燈悅之歸而煉石成絲如式倣製于是丹陽絲燈達于海內余歷北平金陵維揚蘇浙素稱繁華之地屢逢燈節遍閱千門火樹碧映珠輝訪及雲南絲燈稀如星鳳豈因榜航萬里艱于郵致乎燈雖種種唯料絲之光皎潔晶瑩不啻明珠照乘寰中之點綴上元者曲阿稱最

焉近日里中王又元巧翻新樣鑲玉裁雲妍雅精工出人意表可稱絕技然梧山乃造燈鼻祖云

宋硯

建炎已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硯載以自隨拍浮滄波徘徊島嶼于斯時也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軸艫往往飄沒硯之淪于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蜃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估于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硯文頗珍重許曰此硯閩廣是處有之文

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
逾歲卽攜宋貢硯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因歎至
寶何以若是之多也文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
價嘉靖乙卯許復攜三十方欲仍往姑蘇以覬厚直
時海上倭寇猖獗乃客于金陵爲都中士大夫所質
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于鄉村訓塾蓋宋
室將衰遷于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攜
也

墨考

古延州石墨可磨汁而書晉陸雲與兄箋云三上臺
藏曹公石墨數十萬觔燒之可用然烟觀此語則石
墨未必可磨亦如松烟之燃脂作墨也至漢始有隄
糜之名唐始有松烟之製至李廷珪始用腦麝張遇
始用金箔廷珪父超乃奚姓唐末與其子自易水徙居
于歙遂爲歙人南唐賜姓李氏則歙墨之源其來久
矣珪弟廷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唐則祖
敏奚鼎奚鬲陳朗王君得宋則潘谷潘衡張遇朱知
常葉茂實葉世英劉士先皆良工也宣和帝以蘇合

音不列言
油搜烟和墨雜以百寶金章宗購之每兩黃金一觔
欲做不能歎謂墨妖紹興間高宗命戴士衡造復古
殿墨識以雙角龍文乃侍郎米友仁筆宋多右文之
主而徽廟思陵稱最焉元朱萬初全用松烟蓋取二
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不泯者毓日月而飽風霜非
凡材也虞奎章贈以詩云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
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非烟化還作元雲繞紫微國朝
則方正邵格之羅小華皆擅能墨數小華名龍紋新
安人嚴分宜當國爲其子大符幕賓授中書舍人嚴

敗伏法所製墨糜玉屑金珠以爲珍異神宗游情翰
藻訪及羅氏墨中涓重貲爭購等子圭璧焉厥後織
造內臣孫隆製清謹堂墨款式精巧劑料極一時之
選曾進上方神宗愛重之新安方于魯程君房以治
墨互相角勝所彙墨譜倩名手爲圖刻畫妍精細入
毫髮程作墨苑以矯之兩家遺編至今傳爲清玩蓋
于魯微時曾受造墨之法于君房仍假館而授粲焉
程有妾頗美麗其妻妒而出之正方所慕也乃令媒
者輾轉謀娶程公訟之有司遂成隙未幾程坐殺人

繫獄疑方陰嗾之故墨苑內繪中山狼以詆方然以
墨品人品論程終不能勝方耳趙駕部清陽造遙香
草堂墨可與方程並驅近時吳去塵頗以墨稱余在
金陵見去塵墨真者十一贗者十九錦囊漆匣徒以
眩觀于臨池奚當焉

墨考緒言

蓋自蝌蚪漆書變爲隸體而墨尚矣莊子謂宋元君
將畫衆史皆至舐筆和墨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隄
糜墨大小二枚至章仲將而搗烟和膠之法始備蕭

子雲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想不虛也有祖氏者居
易水爲唐之墨官雖他氏之墨必藉其姓而傳之廷
珪之父超亦易水人也故易水之墨以久特聞若太
行濟源王屋亦多佳墨焉古法烟必松焰膠必麋角
蓋墨工之良咸粹于名山大川明興新都獨以墨鳴
他方無能勝之者余嘗試宣廟龍香但馥而不黝尚
遜新都中駟也詎非珠麝浮于桐燼乎昭代硯不及
唐箋不及宋卽筆亦無宣州毫之圓雋惟墨之道超
潘駕李差足爲藝林吐氣余縱不工八法每遇名墨

則喜而藏之雖蹈李公擇磨人之誚所不辭耳

石墨出南雄府始興縣沈散小溪巨細短長一如
墨式以端硯發之可寫字可畫眉

韻石齋筆談卷下終

七頌堂識
小錄

公勇于同年生其尊甫先生子嘗爲之作傳所謂穎
川劉惟中者是也先生在勝國未以任俠著聞是時
流賊方大起穎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人子弟
爲穎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冠舉於鄉意氣卓
犖與先生略相類數往來兵間爲諸大帥畫策及江
南內附公勇亦進士高第會有家難棄其所得刑部
主事入蘇門山從孫徵君奇逢著隱者服然公勇爲
人輕財喜事以交遊爲樂實不能久畱山中也一旦
舍徵君去之梁宋間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岸傲

山
魁
子
所
著
書

自若逾數年復出補刑部進吏部郎且駸駸通顯矣
平居不輕爲文然爲之輒踴拔有致有潁川前賢詩
序若干篇刻畫情事最簡遠可誦今者又從休沐之
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彝洗書畫玩好之物嘗所見
聞者披剝其工竅真贗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
賞鑒家也昔韓退之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落人顧
公勇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自豪而觀其所著
錄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之人哉堯峰汪
琬序

七頌堂識小錄

潁川劉體仁公勇氏

定武五字不損本蘭亭今在孫少宰家有姜白石二
跋趙子固一跋所謂落水蘭亭也所可疑者後有
趙文敏題字耳王宗伯書數字於押縫籤後有白
抱一印所謂五字者湍流帶右天也餘偏傍皆如
白石所考微異者崇字山下作三點領無山之盛
盛字上蝕處作昂首龜形由字中直如申字
絳帖二十卷原爲馮涿鹿物今歸孫少宰每幅有一

軒二字印印幾方廣二寸元初方一軒也押裝池有三城王印間有無此二印者紙皆橫簾榻手亦精傳聞內府凡數部皆不全涿鹿擇其精者合成之也後仍淳化舊題識十卷後帝王書以宋太宗為首二王書皆割裂雜以頭眩方十七帖大令數帖尤偽王宗伯有言古人碑皆自書雖久而筆尚可尋閣帖經數摹神氣盡矣乃世人以閣帖為書學六經何也

王元章梅花一卷前曰以水梅影後自題云我家洗

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

畱清氣在柴門

楊補之竹一莖數葉筆筆皆書法也後有野涉翁題字不知何人也

趙子固山水卷疎密橫斜遇斜紛處目不給賞真化工也八分自題戊午子固右三卷皆少幸物

顏魯公鹿脯帖真蹟在常州一舊家今為王長安購得紙墨如新精神奕奕能攝人於十步外

褚河南兒寬贊真蹟為王長安所得歲丁未冬見之

言小錄
京師楮書方寸餘後書褚遂良應被詔所書二帖
皆希世之寶

王頴駙長安又出一玉盃臥蠶紋內有血斑初視之
玉情闇然酒滿則浸色外見若出水芙蓉亦異物
也

右軍集書金剛經世不多見所見者華陰王山史所
藏云舊爲渭南南氏物

聖教序不損本向爲范質公先生物表裏裝作小冊
今在華陰王家

王山史名弼撰亦有五字不損本蘭亭宋楊豫章本
也有米元暉跋與宋仲溫跋若出一手爲蛇足耳
巨然山水卷今在梁宗伯家疑非全幀上有淡墨灘
隱隱作烟樹田塍迷離狀真尋其筆痕墨迹向爲
孫氏得之內府者今歸真定梁玉立先生

巨然又有鷺鷥大幅其立處渲墨作堅圓狀非石非
灘若水落而泥凝者山水之外此爲僅見老杜至
今江海上雙影日蕭蕭似爲此句傳神亦北海先
生物

高房山大幅山水全用米家法題云元氣淋漓孫北
海藏舊為分宜物曾入內 國初嘗以內府書畫
賜大臣外有標籤多宸濠江陵分宜沒入者宸
濠之真贋半江陵多贋分宜多真此老有鈴山堂
詩超超得王孟意趣眼光固自殊而為獬子所累
可惜

海天落照圖趙千里作橫卷長幾丈餘輪廓用泥金
樓閣界畫如髮人物小如麻子蠕蠕欲動位置雄
麗令人有褰裳濡足意木嘉興項氏物今為杞縣

馬布菴所得

柴窰無完器近復稍稍出馬布菴見示一洗圓而楮
面徑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後青天未足形
容布菴曰予目之為絳霄

王叔明山水小幅何御史元英物叔明趙文敏甥筆
與文敏大異皴法變自北苑也此幅萬松圍合枝
皆垂而末仰松針用筆重於松身但覺風聲謾謾
奇為蔚蒼矣

何御史有右軍墨蹟三行亦出自內府蓋唐人臨本

國初有發隗囂墓者官覺而追之得陶器數十見一
酒殘於甬師色如龍泉之淡黃者外皆自然蕉紋
內有團花砂底豐上斂下口徑三寸許

官畜螭耳洗宋修內司窑盃直如筒色如猪肝皆北
海物

漢三耳壺今在京師宋子飛家

肅府帖人賤其近北海先生謂勝前人其原本余曾
見之缺二冊猗氏有荆君得之歲甲辰攜往江南
今不知所在矣

富春山圖黃子久作草草若不經意神品也今歸秦

興季氏

王摩詰溪山殘雪千巖萬壑林木叢雜向爲周又新
所有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鄱陵有刻木吾家司寇所摹
也人疑其贗又有知其爲鍾生所臨者墨蹟在劉
相公家然余過定州看雪浪石壁間嵌殘碑乃草
書中山松醪賦語筆與此同按坡公嘗鈔書一書
每爲一體則忽作顛張醉素何可遽謂必無其字

畫輕重不一重則稜角森然又顏法也

漁人於京口網一石致於市有以百錢得之者朝夕
玩弄疑其中有痕如線因試剖之劃然為二乃硯
也復售得千錢有識之者以計鉤致去蓋玉硯也
其外之似石者璞也後在中州

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踰前漢書者於中州見一
本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趙文敏小像陸師道亦寫
元美小像於次帙標籤文衡山八分書

鄢陵家司寇好彈琴所藏有輕如一葉者甚珍之別

業有樓三層繞樓栴欂數十畝嘗攜琴其上一日
晝眠聞琴聲寤見一黃衣人坐而彈愛其異音心
識其節奏曲終乃起問之無所見矣自此琴在壁
亦嘗作聲後碎於寇

文王鼎所見凡二馮詒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
同孫氏翡翠尤勝同做作然均非漢以後物

李伯時畫馬一卷一人魁結肩一旗立高阜馬布山
谷狀態各備又一簇百餘匹鬣首相亞皆一狀駿
駉走也梁園宋氏物

說文
况雲林十萬圖冊本荆溪陳定生物梁園侯朝宗爲
之作記而海內知有此圖後朝宗攜歸梁園既歿
子皆不肖近聞爲一有力人脇取去矣

淨月盃也口微缺以金錮之酒滿則一月晶晶
淨酒面先朝中州王邸物後不知所歸

蕉葉觚款作子字下蟲紋上純作水銀色太倉王相
公物合肥王納言思齡有之

顏魯公送劉太冲敘真蹟在合肥王思齡納言家亦
渭南南氏物

玉器入土與銅器同處久銅之青綠玉受之天然瑩
浸大梁王半菴先生得一玉觥如是遂以寶觥名
齋其子雁澤亦博學好古向猶見於其家

智永千文舊云人間合有數百本今則寥寥山陰張
文肅公有一本白麻紙書百納裝潢成冊間有缺
者真書鋒穎森峭非復枯禪入定草書內押時不
免俗尋其本韻大似米老狡獪變化也

宣德朝尚繪事御筆點染工細特甚京師人家藏所
畫黑猿攀檻懸臂取果極爲生動卽布地菱藕諸

果實亦非孫漢陽輩所及上有御寶

浮光胡蒼恒藏宣德花卉卷獨寫長春一叢設色之
妙無比所謂當午月季也

憫忠寺有羅漢十六軸梵像奇古云是貫休筆

邢子愿好臨米老登海岱樓詩稿停雲館刻米老九
帖真蹟在嘉禾高氏後分爲三賀中來得海岱樓
詩稿有米友仁跋穆考功題字今在王納言思齡
家

太原有李晉王像側坐調箭善避獨眼之謂後二武

士擊鞞箛一人唐巾玉帶拱立於前者莊宗也擅
笠佩劍立者明宗也其一人懸椎而侍者安敬孜
也行纏而履示賤也冠虎示服猛也傳亞子命工
寫之時安已死念其勇也

太原北吉祥寺僧藏舍利本出故晉府玻璃餅貯之
大如菽白色舊五粒今忽生三粒

大原有觀音大士塑像唐塑也莊嚴妙好土人述其
靈異甚衆晉寺十六應真羅漢亦倣唐塑按塑列
畫苑今人不復講矣

范寬名中立性緩故時人號之曰寬山水大幅今在
梁園朱氏上有王文安題字字效家廟碑

中立又有山水大幅在孫少宰北海家樹葉皆草草
枝幹皆有自內挺外之勢山石鉤斫皆有刀神品
第一宣和帝題曰范寬真蹟鈐以萬機清暇小印
宋文康公有梅道人山水一軸橋道曲折叢樹工甚
世人但以攢點擬之是未夢見在

東坡竹橫幅在北海先生家酣滿俊逸足移人情墨
分七層子轉疑東坡先生未能工妙至此先生言

明季亂有掠書畫賣者取直甚廉獨此幅索厚直
蓋賈豎無不知有東坡者矣

王納言思齡家有蔡忠惠二帖草草處皆得晉人三
昧句曲筴在莘題字亦有意

京口張氏世博雅好古所藏有虞永興夫子廟堂碑
真蹟字小於碑本當時試筆所作黃庭結構妙合
自然可異也考永興此碑成榻無虛口唐未已斷
泐盡矣世所傳陝榻乃五代時王彥超重摹上石
者余見初榻本出大內與今大異宋元皆未見此

真蹟耶

張禮存太史又出右軍三帖唐人雙鉤也奉橘帖不
逮如何帖有王勝之題字趙文敏評者謂有遊閒
公子之風張素存太史出大仰山興國禪寺碑真
蹟獨謹嚴有風骨

馮涿州宋元畫冊二戊申冬歸之孫北海先生已酉
八日余獲觀焉

元唐子華大幅山水在山陰胡夫子家全倣鄆河陽
越窳矮足爵栗殼浮青轉側皆翡翠吳越王所供富

時民間禁不敢用故存者極少

李廸鹿一幅叢樹流泉蔚爲幽邃故諸熊皆天全也
斫渲俱非近今法

王若水花一幅葉似玉簪而花似萱目所未見或曰
波羅花也設色極奇右二幅皆文康公家賜物

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張爾唯學會所藏順治甲午赴
蘇州太守任孫北海龔孝升曹秋岳三先生偕王
元昭王文孫於都門宴別各出所藏名蹟相較諸
公欲裂而分之爾唯大有窘色北海集古句戲之

曰翦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一座絕倒
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見宣和譜已酉見之京師
前有天歷之寶元文宗奎章閣物也後有天歷三
年正月奎章閣侍書臣柯九思鑒定恭跋奎章閣
侍書學士臣虞集詩又有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李
洞奎章閣叅書臣雅琥二詩雅琥蒙古人

觀山口待渡圖之次日又見米南宮山水一幅山樹
點法簡而能厚室宇人物舟楫皆工細已乃悟其
從北苑來古人學有原本如是也有黃子久印沈

石田印王文安題裝池之左千山萬山青如空大
樹小樹如遊龍井西道人出神去飛過蓬萊第一
峰老鐵在小蓬臺書大癡為叔敬作此橫幅兼海
岳北苑而成茫茫真氣浮動也

伏生圖席地憑几短鬚雞皮真九十老人而眉目靜
遠則大儒也宣和帝題王維寫伏生數字字極楷
上用乾卦印背亦精絹裝

韓幹馬一幅有劉巨濟米元章黃山谷題字為李龍
眠物右二幅下背後有臥用半印存司印二字俟

考

黃子久天台石壁圖大幅樹石皆一筆寫成與富春

山圖異體同韻袁忠徹家藏物也

黃子久王若水合作大幅山水上有杜伯原本八分

題字沂陽董復家藏

郭熙古木寒泉圖大幅坡陀廻復二大古木一挺一

盤衆木擁之淒神寒骨有不可久居之氣

倪高士迂作匡廬清曉圖峯巒密林木森秀極爲

工到荆關古法然也自題小詞其上曰春渚芹蒲

秋郊梨棗西風沃野收紅稻簷前爽背媚晴陽天
涯轉眼淒芳草魯望漁村陶朱烟島高風峻節今
如掃黃雞啄黍濁醪香開門笑迎東鄰老字畫挾
八分最有逸趣

倪元鎮獅子林圖今在楚中程端伯家

子敬好寫洛神賦今所存者十三行耳余見十三

行與停雲館諸刻大異又見一楊本迺全文右軍

亦有全文楊本不知何時所刻原出之內府右軍

全學鍾太傅時作行草闌入索史子敬則駸駸曹

言八金
娥碑法滿審異題識字在子敬全文下不在十三
行下

文與可垂竹一枝襍裊軒翥生氣滿紙與東坡大幅
迥殊迺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此不可以形似
求也

子父鼎今在額駙王長安家

孟彝口徑三寸許漫水銀色平肩耳內有作孟彝三
字款

周小鼎無款識高五寸徑三寸許從鼎也

黃山谷草書秋浦歌長卷真蹟得之丹陽蔣虎臣極
賞之

呂氏族譜見於定遠民家卷首八字題曰山谷老人
書下有印方二寸許曰學士之章下有敘作呂東
萊書又有蘇轍魏了翁虞允文文天祥文與可諸
人題字印文皆前學士之章觀前後手蹟皆出一
人蓋呂氏子孫錄本也二勅書一爲呂蒙正一爲
呂夷簡皆有制書之寶小璽勅書書法亦草草獨
二公畫像寥寥數筆神度煥然非宋之高手不能

也

常郡陸竺僧度辛巳館於俞容自家好吐納導引從
北地韓道學未百日晚坐院中梨花盛開一婦人
倚垂楊注視瞥見之意謂容自家人遂入戶轉憶
之訝其非時世粧自是數相見偶違其意輒見一
蝶入其口若有物繫其心者遂覺已委其身而去
至宮殿見貴人侍者皆武切責之轉屠其家竺僧
忽自念予一心也何事而為彼繫諸緣放沐而已
臥醒在牀矣如是數月乃滅余謂竺僧此已魔非

鬼物

韋際飛致雲言於池河驛見貢猿雌雄各一抱一子
傍聚獼猴數十擲跳喧厥貢者言猿惡人間哭泣
聲聞則腸絕故以是亂之雌白而黑環其面頸以
下亦黑若衣領雄黑而白環其面頰緣亦白與之
棗栗伺其引手接則引遠猿必引臂及之左長則
右縮信通臂也猿聲悲故有峽中沾裳之謠茲乃
畏人之聲悲異哉

先君子性恬澹惟喜蒐羅典籍他無所嗜丁未官

京師五年是時名卿大夫公餘揚扃風雅則有龔
芝麓汪純翁王阮亭諸先生好古鑒賞家則有梁
真定孫退谷兩先生文酒相娛樂總名曰雅會羣
推先子博識相與商榷古今考辨真贋次第閒錄
成帙諸公慮傳布遭徵索囑勿以錄示人因儲篋
衍六十年矣諸公既往收藏亦化爲雲烟每一展
卷覺當時文物風流卽今可見熊熊奕奕詎謂斯
錄可終泯哉庚子菊月上澣男凡重校付梓

